



◎赵梧桐

风雅颂

# 新年的风

从密林深处开始,把耳朵放空  
 叶子拍打叶子  
 露水从草尖滴落  
 花朵摇摆身子,紧跟它们  
 听苍鹰飞过晴空  
 海水冲刷沙滩  
 风,起了……  
 我扇动翅膀,像蝴蝶一样  
 任内心的风暴涌起  
 一浪高过一浪



贺新春 姚军 摄

集味录

# 年味大糍

赶在除夕前,我回到了阔别许久的故乡。当我踏入家门,映入眼帘的是整洁明亮的屋子。妈妈和两位勤劳善良的嫂子早已将全屋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我赶忙放下手中的行李,加入到家务劳动之中。老妈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点兵布阵制作大糍。她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大嫂啊,你赶紧去打些水来,好好清洗一下咱们家的老古董——石磨。要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不能有一点脏东西残留!”大嫂闻言,立刻放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衣物,提起水桶就去提水。

此时,老妈又转过头来对二嫂和我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你们两个,快去厨房把昨晚就已经浸泡好了的那些大糯米抬出来——动作要轻点儿,别把糯米撒得到处都是。”于是,我和二嫂赶忙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抬起装满糯米的大盆,一步步向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脚步。

老妈自己则转身走进杂物间,翻出用来盛放米浆的大桶,洗干净拎到了石磨旁边,摆放整齐,等待着接收即将被研磨出来的米浆。

准备磨米浆了,我和两位嫂嫂轮流上阵推动那沉重的石磨,老妈则站在一旁有条不紊地将浸泡好的糯米放入石磨中间的小孔里。随着我们的努力,洁白如雪的米浆逐渐从石磨的缝隙间流淌而出,慢慢地汇聚到下方早已准备好的胶桶之中。经过一番辛苦努力,终于把米浆磨得细腻光滑,同时也将糖水熬制得浓稠香甜。接下来,就要进入最为关键的环节——烧火煮米浆。这可真是一项实打实的技术活儿兼体力活儿!

两个身强力壮的哥哥手持锅铲,站在热气腾腾的炉灶前,准备搅拌米浆。只见哥哥们神情专注,双手紧紧握住锅铲,用力地搅动着锅里白花花的黏稠的米浆。而在一旁负责烧火的老妈,则全神贯注地盯着炉火,根据火势大小适时添加柴火。她熟练地掌控着火候,确保火焰既不会过于猛烈导致米浆糊底,又能保持足够的温度来煮熟米浆。整个厨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和米浆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辛勤的操劳最终化作了丰厚的回报。在全家人齐心协力之下,那个令妈妈引以为傲的工程终于圆满竣工了。妈妈喜笑颜开地从厨房里捧出一个早已准备妥当的胶盆,小心翼翼地将刚刚煮熟的大糍逐个装入其中。她一边装着,嘴里还念念有词:“瞧好了啊,这两个香喷喷的大糍可是要给咱家大媳妇留着的;那这边的这两个嘛,自然就是咱二媳妇的喽;还有这个呀,得给二婶送去尝尝鲜;旁边这个当然不能忘了三婶咯;然后是爸妈和我爸妈的份儿都在这里啦;接下来可轮到我和我弟弟啦,一人一份可不能少哦;对了,还有隔壁张妹也得送一份过去表示表示;这个就给后面的李婶吧……”

大糍一定要趁着热气腾腾的时候品尝才行。当我们轻轻地咬下一口,那柔软而又香甜的口感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一家人围坐一起品尝着美食,欢声笑语间流淌出幸福。此时,我们的幸福不仅仅是因为美食,更是因为家人之间浓浓的亲情,如同这大糍一般,醇厚香甜,永远留在心间。

◎李照丽

清平乐

# 心茶

◎刘雪源

一个人,闲闲地,煮水、泡茶。茶是新茶,是朋友寄来的石崖茶,采自桂林平乐喀斯特地貌山岭的野生茶树。看茶叶在水中浮沉舒展,清香缭绕,未及细品已然醉了,仿佛自己也变成了水里的一片茶叶,身心皆入静谧之境。

喝茶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但并不懂茶。我喝茶不讲究茶道,亦不拘茶种,随意、随性、随缘,喝的只能算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一味,尚未企及“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境。在中国,茶本就是神奇的存在,大俗,亦大雅。传统文化里,茶是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一杯茶能涵括天、地、山、水……儒家的中庸和谐、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普度众生,皆在其中相融相契。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懂茶,也不影响喜欢茶。

茶的种类不同,香气与味道也不同,我独爱绿茶,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看他喝茶就像汪曾祺那样“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不过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喝的都是普通的绿茶。父亲喝茶用的是一个透明大玻璃杯,先在杯里注入85度左右的开水,再随意丢一把绿茶进去,慢慢地,茶叶在水中辗转,缓缓舒展开来,翩翩起舞,直至吸饱水分后又缓缓地沉入杯底,水也变成清澈的淡绿。我心生好奇,也要尝一口,却觉得苦涩,不解大人为何钟情于茶。父亲也不解释,只笑笑说“这就是茶味。”后来我去四川旅游,给他带回一盒竹叶青。一杯茶泡下去,横漂在水面的茶叶一根根竖起来,仿佛苏醒的生命,或径直下沉,或上下沉浮。须臾,杯中安静下来,只见嫩芽根根直立在杯底,像峨眉山上微风轻拂的竹林,简直美不胜收,据说那是竹叶青的鲜明外观标识。父亲赞不绝口,我也试着尝了一杯,记忆中的苦涩已然消散,化为清新平和之味,口感丰富,清醇回甘,韵味悠长。自始,我也能和父亲对坐,喝茶闲聊了。

因为父亲喜欢喝茶,便想着给父亲买好茶,却遭到父亲坚决反对。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不想我花钱,没想到他却和我说起《霍元甲》里的情节:

霍元甲与日本武士安野喝茶,安野问霍元甲“难道真不懂茶?”霍元甲说“不是我不懂,是我不想懂。我不想将茶分出高低,是茶就好。”安野说“可是这茶却有高低不同和品性之分。”霍元甲说“什么是高,什么是低?它们本身都是生长于自然当中,并没有高低之分。茶的高低,并不是由茶对我们说,倒是由人来决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不愿做这个选择。”安野不明白,霍元甲又说“喝茶是一种心情,如果你心情对了,茶的高低还有那重要吗?”

原来,父亲喝的并不是茶的滋味,而是内心和人生的滋味,此乃心茶。于我而言,初尝茶之妙处,远未达此境界。

虽然不懂茶,但喝茶时那纯粹与美好的感受却是



银滩日出 徐绍荣 摄

珠城记

# 银滩日出

◎周廷国

北海初旭千嶂翠,穹天霞蔚万波柔。凝眸天际纷霁通,心沐霞光意致悠。在我心里,海上日出像含苞待放的花,这次到北海才绽放开来。

清晨五点过,北海的夜还像被疲惫拉扯着眼皮。我们一群人,头没梳,脸未洗,穿着拖鞋,像出逃的鸟儿,啪嗒啪嗒,奔向银滩。

走进银滩大门,银滩于幽暗中静谧地呼吸着,气息均匀美妙,带着海洋生灵的质朴与活力。初嗅,淡淡腥香,令人仿佛置身于海底世界。海藻浮动,鱼群穿梭、贝类附礁。细闻,咸香缕缕,仿若空气中融入细碎的盐,轻柔地摩挲着鼻尖。深吸,若有若无的藻类气息夹杂其里,似是渔民们从礁石上采撷来的新鲜海带发出的幽香,又似海草于海流中摇曳时散发的青涩。

站在海滩上,凝望着东方,天边犹如铺着巨大的黑绸。远处船舶闪烁微光,似绸缎中横着镶嵌着一排珍珠,时间仿佛凝滞了,每一秒的流逝都伴随着内心的煎熬与期待。脚下,沙子柔软而潮湿,钻进脚趾缝里,酥酥痒痒的,似是在安抚着激荡的心。面前,海浪一浪接着一浪,仿佛正在推搡太阳起床。“哗——哗——”声音温柔而充满磁性,又像早起的母亲一遍遍地催醒

实实在在。手执杯中香茗,轻轻一嗅,深吸一口气,只觉茶香在肺腑间来回游离,似乎身处春天和山野中,顿有心旷神怡之感。再吸一口茶水,停留颊齿间,让茶香蔓延充盈唇舌间,细细感受茶味的醇厚、清柔、润滑、回甘,虽然达不到茶仙卢仝《七碗茶诗》中“两腋习习清风生”的境界,但也颇能体悟到老舍“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心境。想那结庐青山云雾为伴的茶,从出生发芽开始,经晾、晒、炒、揉、褪去寒湿,养就清凉,山重水复,终至手中。何不停下忙碌,偷得闲暇,专注品味这片叶子从自然到人文,糅合天地人精华的曼妙变化?就这样,一壶、一杯、一幽谷,浅酌慢品。慢慢地,我感觉整个人有了细微的变化,被茶水经年浸润着的我,身上有了静气,性子变得平和内敛,不骄不躁。古人谓茶之十德“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礼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我似也能领略一二。

大概喝茶时间长了,心仪之茶自会不期而遇。最先入我心扉的,便是石崖茶。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初次品尝石崖茶的情景。茶主人不急不躁地试水温、冲泡、出汤、分茶,动作优雅流畅,如行云流水,盛在工夫茶具里小小的一杯,汤色浅绿清明,香气扑鼻,入口瞬间的苦涩之后便是延绵的甘冽,丝滑间又有着若隐若现的棱角峥嵘感。一杯茶居然能喝出鲜衣怒马的恣意飞扬来,我大为惊异:“这是什么茶?”

答曰:“平乐野生石崖茶。”

怎么形容那一刻的心情呢?就像言情小说里那些俗套桥段:一直视若寻常的某个人,忽然惊艳现身,此后便陷入迷恋。

诚如茶主人所说“随缘吧,能喝到就珍惜,喝完就别再惦记着了。”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生石崖茶,本就是稀世珍品,以前因采摘困难,是驯猴去采摘的,故有“猴摘茶”之称,市场流通量极少,再念念不忘也难圆满。这大概就是禅道所说的“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一期一会,世当珍惜。”每次品茶都是一次独特且无法复制的相遇,阳光雨露的不同皆赋予茶别样风姿,当全心投入,用心喝茶。

父亲走后,变成了我一个人喝茶。我把父亲喝茶用的那个大玻璃杯当成茶海,等茶降下温度,再倒入小杯子里喝。仿佛能触摸到父亲往昔的情绪,或平静或悲恸,往事如烟,心中难免落寞。母亲有次看我喝茶,忽然说“你喝茶的样子,真像你父亲。”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喝的也是心茶了,半世为人,我终于理解了父亲所说的“茶味”。懂不懂茶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无需刻意。想简单随意,一壶一杯即可;想精致讲究,就按茶道仪式一道道来,全凭个人喜好。喝茶求的是自在欢喜,最终要回归内心。正如明朝徐渭所言“茶无好坏,心有浓淡;水不论贵贱,意在冷暖。”



冬日老街(水彩画) 张九江 作

岁时记

# 春雨滴答

春天的雨,是大自然无私赠予我们的生命之泉,充满蓬勃生机。

今年的春雨已经滴滴答答地下了起来。雨滴轻柔敲打着窗户,吸引孩子们趴在窗前,眼睛紧紧盯着窗外,我猜他们或许脑补出动画片里小猪佩奇跳水坑的欢乐画面,小小的心里渴望着立刻冲进雨幕,尽情地踩水洼、玩耍。可是大人们不会允许,他们总担心孩子淋了雨要生病。

想起我们小时候,春雨一下,就像这天地间的野人,只要有一个孩子出来,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就会不约而同地飞奔到雨中,戴上斗笠、穿上雨靴出门踩水洼。孩子们一个个用力地跳,用力地踩,溅起高高的水花。我们还会找来废纸,折成一只只白色的小纸船,轻轻放入小水塘里。小纸船便在春雨滴答溅起的小水花和陆陆续续冒出的水泡泡之间晃悠悠,左右摇摆。我们还会用小花伞接雨,不多会儿,伞就变成了一个新水塘,转个圈把伞一扬,溅起一圈大小不一的珍珠雨,好看极了。

在北部湾畔土生土长的我们心里,如果春天不下雨,或是春雨下得不够多不够久,那就不算是真正的春天。春天的雨,就像万能清洁剂,它能洗涤周遭的空气,让身边事物变得清新起来。春雨匆匆地来,为那过了冬的干巴巴的空稻田泡个澡,舒舒筋骨,好让农人在新春顺利开耕;为那复种的冬小麦带来甘霖,让它们喝饱水,茁壮成长,变身胖娃娃。它欢快地来,为那些还未来得及长大的孩子带来关于春的韵味和快乐,让他们在雨中尽情嬉戏,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它密密地来,给山上的荔枝树、龙眼树、芒果树、各种山草药、野花以及水库、河塘的鱼蛙送去甜蜜。

上学的娃娃们,若是在途中赶上这如丝如缕的春雨,必定兴奋不已。他们会仰起头,任由小雨滴轻落在脸上,调皮的还会用舌尖去接上细腻晶莹的水珠,品味一番春雨的滋味。丝丝缕缕的雨丝欢快地落在他们的发丝和鼻尖。他们在小花伞下嬉笑奔跑,银铃般的笑声在雨中回荡。一转身,枝头萌出了新芽,花朵涂上了粉胭脂,大地穿上了绿纱裙,整个世界都在春雨的滋润下焕然一新。

春雨淅淅沥沥地不停地飘洒在泥砖瓦房和果树间,勾勒出一幅唯美的水墨画。人和景都走进了春雨的世界,融为一体。大人用衣角轻轻拭去孩子额头的雨滴,满是疼爱;孩子双手小心接住雨水,眼中闪烁着光芒,要同春雨一起上学堂,默默在心中种下了喝饱春雨的希望种子。

◎邹凯丽

◎梦唐朝

新年讲好话、讲吉利话是一种文化,也是一门艺术,讲得好者得人心,听者心里喜滋滋。毕竟一句好话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吃完年夜饭,父母、长辈就会提醒小孩:“大年初一,新年不能讲带有笨、傻、癫、废、死、折等字的不吉利的话,要讲恭喜发财,肯高肯大、聪明伶俐等吉利的话!”以前在合浦乡下,为孩子好养,一般会为小孩取“贱名”,如“废三、傻二、猫三、四狗”之类的小名,见面都是如此称呼。于是在大年初一,村头巷尾一见面便脱口:“新年好,废三!”好话废话参半,令人哭笑不得!

除夕熬夜,称之为“守岁”。小孩子熬夜,第二天必定要睡懒觉,但按风俗,长辈会要求小孩新年早起,以祈新年之朝气蓬勃顺风顺水。想着过年必须讲好话,小孩子两相权衡,一般会呼呼大睡至天光,赌父母长辈不会在新年骂人。于是,大年初一,父母长辈喊了一声又一轮都未起床,想骂又不敢扬声,只能嘟囔着:“日头几丈高了都无起床!”

新一年,是从小心翼翼地讲好话开始。见长辈,讲身体健康顺利顺利;见小孩,祝福肯高肯大读书聪明伶俐;见老板,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见领导,现在讲工作顺心顺意步步高。新年,从美好的祝愿开始,遵旧俗也行新路,好话当讲好寓意也要笃行!

风俗志

# 新年讲好话